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戴名世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戴名世集/(清)戴名世撰;王樹民編. —北京:中華書局, 1983.2(2000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2621-4

I. 戴… II. ①戴…②王… III. 戴名世(1653—1713)全集 IV. Z4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0)第43996號

責任編輯: 趙伯陶

戴 名 世 集

〔清〕戴名世撰

王樹民 編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86毫米1/32·17¹/₄印張·356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2000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5601—8600 冊 定價: 26.00 元

ISBN 7-101-02621-4/I·362

南山集偶鈔

桐城戴名世田有

答某書

辱書具言時文風氣之說而欲決之不肖以定其所從
大足下之勤勤用力於時文者豈非爭一時之進取而
亟亟求得舉耶而欲決之不肖又豈非以素相愛且稍
有知識言或可採必不誤足下之舉耶不肖草鄙之人
抱膝荒江絕意世事況區區者既不能爲而世俗所謂
得舉之文且又不諳至於以平生之所知識告足下將
萬萬不得舉非所以愛足下也昔伯樂教其所憎者相

王孝子詩

至道不在遠痛行州成青美郭王孝子春秋仰芳
規常正亞壯大坡父自號次重三奔樹城後因
誓告以乃願孝子一笑亦於蓮以孤食子命以富金
素帳進臥孝等門牙身至德臨巨富其張信之
金寶號喪身情首月進百善感事辭從日月遊行
帝國敬勝能跪十香虎齊位可之因圖心已取詳求
孝親孝子同孝和則不此望達於迴年初日帝額
立抱時孝子難多料表誠表以然孝子生為孝始以
高雅父敬相示儀只跪六部進沈志王性父力教嚴嚴
聲心孝父愛孝好以只情賜能代錢者必忠愛而忠母
聞接屬呼孝目久之馳入烟塔山海物吉降佛說聖
根流隨風乘由佛慈王舍舍只依存巨經孝子耳極悲
時破瓦小梯捲簾去高行高路將逢遠離俗市山慈佛
阻沙滴探水成四路因感偏化達面目既極聖孝王頂痛
敢耳世皆分有降敬聖聖建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一夕北海島英孝悅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番由兄相是王郭相是王郭相是王郭相是王郭相是
曲折父常街帝林周時門也子依備心康同其行折苦
有傷看親祠必過偏傳食折折竹展吹同現師已同母
向平生為大呼孝子為之泣血如血如血如血如血如
聽河漢聲從中泣血相父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哭相指圖國公再些事空同唯二親年讓大聖德
潘明依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福昭王倫與有親不離年膝大成春王秋小孝子
傳大書付雕刊界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湖城藏書世稿

藏書

藏書

戴潛虛先生文集

桐城戴名世著

論說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為後世儒家之所訾笑。顧其言涉怪誕。聖人之所弗取。而學者往往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多少。但能訾誚兩家。即辨曰儒。不若是易也。則為聖道害此。不以此兩家矣。余嘗讀老子之書。反復細繹。其言頗有可採。而此佛氏所及也。佛之盛也。系中國蒙塵而入。其言荒唐不可致詰。而託於天人性命之理。學士大夫系戴曰。

南山集卷一

桐城戴褐夫著

論說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
爲後世儒家之所訾誚顧其言誠怪誕聖人之所
弗取而學者之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萬一
否但能訾誚兩家卽號曰儒儒若是易耶余嘗讀
老子之書反覆紬繹其言頗有可採而非佛氏之
所及者佛之盛也乘中國氣虛而入其言荒唐不

卷一 論說

戴名世集序

楊向奎

王樹民教授新編戴名世集是一部費了許多功夫，兼取南山文集各種版本之優而成的整理本。樹民教授工作細緻，凡研究戴名世的學者，於此可以各取所需，而不必東尋西探矣。

戴名世是清代文字獄中一個犧牲者。文字獄多是冤案，而冤案羅織完成後，往往形成「瓜蔓抄」，以致人人緘口，鑽入古籍中尋求自己的終生事業，於是萬馬齊喑而考據之學興。樸學或考據是整理古代文獻的必要手段，至今仍受重視。但因其缺乏思想內容，有清一代，除早年尚有諸大思想家爭鳴，其後二百餘年遂呈枯寂狀況。常州學派長於微言大義，而拘限於公羊，其初影響尚微，迨康有罵出枝葉扶疏，結合變法，方使絕學發出光輝。但此新芽未能衝出舊的土壤，於是今文學衰而清社屋矣！

中國的明清兩代，在精神文明的領域中實在是小說世界，紅樓夢出而達到頂峰，文學的其它領域，未免相形見绌。桐城派出，方使唐宋以來發展起來的散文重見光輝。而戴名世與方苞在當時文壇實同執牛耳，後因南山集事發，名世身敗名裂，文集被燬，談桐城者遂集於方苞、姚鼐。

桐城派文章雅淡，戴名世文取法於自然，更具特色。及其末流，雅淡之極，以致無生氣，於是章太炎出，超越六朝，取法東漢，遂有其古樸簡鍊之文，於是在古樸中寓生氣，以之談玄說理，論民族民主革命，都虎虎有生氣。而同時之康梁，更以其恣肆的思想，發為磅礴一世的文章。今古學派經學大師，表

現在文學上，亦如雙峰峙立，涇渭分流。

五四運動起，陳胡文學革命、文學改良之說興，遂盡掃桐城、選學並太炎古樸之文，而國語文學興，文學與語言一致，歸真返樸，不廢江河萬古流矣。戴名世長於文學，因其文遂及於文章流派，而名世之地位可見。質之樹民教授，然耶，否耶？

前言

一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江南桐城人。晚年置宅於縣之南山，又著憂庵記以述懷，世人遂尊稱之爲南山先生或憂庵先生。生於順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世以耕讀爲業，爲中產之家。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戴氏三十四歲，方遊太學，得結交太學與在京諸名士，如劉齊、徐念祖、汪份、劉巖、朱書、方苞、王源、萬斯同、劉獻廷等。其後足迹遠涉冀豫、齊魯、吳會、越閩等地，一生以賣文授徒爲業。青少年時即以擅長古文，名噪於世，自遊學四方，其文名益盛，以諸生身份與達官貴人分庭抗禮。對官場社會之齷齪虛偽，深惡痛絕，士人以文域詩壇爲爭名奪利之具，更爲戴氏所深斥，故其一生行事，與現實社會常持對立態度，在太學時即得「狂士」之稱，在社會上則有「好罵人」之譽。平生不喜時文，既以授徒爲業，不能不勉強爲之。五十歲以後方應科舉，五十三歲得中舉人，五十七歲得中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一年後即發生南山集案，又二年伏刑而死，其書板亦遭燬禁。然世人之同情，因其枉死而益重，以宋潛虛之假名保存其文稿，其鄉里後學尤多致力，故於長期專制之淫威下，其著作依然得以流傳不絕。

二

戴氏之學術思想，在哲學方面實平平無足道。清初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戴氏不過人云亦云，無所建樹。四書集註爲士子習作科舉時文必讀之書，戴氏自述其爲時文之經驗云：「每一題入手，靜坐屏氣，默誦章句者往復數十過，用以尋討其意思神理脈絡之所在，其於集註亦如之。於是喉吻之際略費經營，振筆而書，不加點竄，此二三子之所見而知者也。」（意園制義自序）故戴氏用數年之力編輯四書朱子大全一書，甚至在獄中時還一再修訂，其序文云：「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祕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於他書，而集註則朱子以爲稱量而出，增損一字不得者。」尊崇四書集註至於一字不可易，即因從事於時文有此需要。所以戴氏之推尊孔孟程朱，不過爲便於著文，而無獨到確切之思想內容可言。

清代爲少數民族建立之王朝，爲鞏固其政權，於清初廣泛存在之民族思想意識打擊甚厲，爲此發生多次文字獄，南山集案即爲其中之一。然戴名世生於清初，不同於明末遺老，亦無排斥滿族之思想，其中心所崇仰者，不過爲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在涉及明遺民時，不免處於清朝之對立地位，而於現實社會不滿之言，則暗中樹敵甚多，成爲招忌之的。趙申喬奏參戴氏，原謂其「狂妄」或「狂悖」，意在稍殺其鋒，在鞫訊過程中，進而爲「悖逆」，最後說成爲「大逆」，其實皆強加鍛鍊之辭，藉反清思想爲口實，以置之死地而已，非戴氏本人所有之思想也。

在史學方面，戴氏之志趣甚高。平生以修撰明史爲己任，自稱「二十年來，蒐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有百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觸喉而出。」（與劉大山書）可惜其藏於胸中之百卷書，始終未能出世。今可見者，有傳記五十餘篇，又記明末桐城被兵之才遺錄一篇，南明黨禍及揚州、榆林、保定等城守紀略四篇，皆敘事有法，文筆生動，確爲具有史才者。又史論一篇，特別提出「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關於史之難作，着重分析國史與野史之優缺點。關於作史之難其人，則於史館中衆人修史漫無統紀之情況，深致其憾。以巨匠作室及大將治軍爲喻，以爲從事一役者雖有多人，而指揮調度必出於一人，方可收其實效。所陳各點均不失爲確有所見。

戴氏之主要成就在文學方面。清代主要古文流派盛稱桐城派，世人以方苞、姚鼐爲其主將。戴氏年長於望溪，與之同執文壇牛耳，後因南山集案發，導致身敗名裂，書亦遭燬禁，然其在文學方面之影響，則久而彌固，故以戴氏爲桐城派之先驅，決非過分之言。其論文之言有云：「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冒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盡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烟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愴恍四顧，不復有人間。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與劉言潔書）又云：「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同上）平易輕淡爲桐城派古文特點，戴氏乃取法於自然，因而有創造性之成就。

戴氏擅長古文，亦即散文，而科場所用者爲八股文，亦稱時文，或經義、制義。時文有禁錮思想，虛耗精神之作用，爲害甚大，而有利於封建統治者鞏固其統治地位，故定爲仕宦進身必由之程式，而世人亦即應之以其道，如云：「以經義求舉，譬若叩門之石然，門開而石即棄去。」（劉光祿墨卷序）戴氏則爲之說云：「世之學者，從數千載之後而想像聖人之意代爲立言，而爲之摹寫其精神，彷彿其語氣，發皇其義理，若是者謂之經義。其體爲古文之所未有，發端於宋，至明而窮極變態，斯亦文章中之一奇也。」（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可知其於時文之本質並無所覺，惟以其不若古文能得自然之趣而深惡之，其說云：「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甲戌房書序）又云：「文章風氣之衰也，由於區古文時文而二之也。」（小學論選序）於是有以古文改造時文之設想，即以古文爲時文之最高標準，其說云：「世俗之言既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則其法必自有所爲時文之法，然而其所爲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於理，腐爛而不適於用，此豎儒老生之所創，而三尺之童子皆優爲之。……然則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甲戌房書序）戴氏無視時文存在之客觀條件，其主張自無從成爲事實。

戴氏自稱不長於詩，然於詩壇則有所指陳。如云：「余遊四方，往往聞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所歌謠，雖其辭爲方言鄙語，而亦時有義意之存，其體不出於比、興、賦三者，乃知詩者出於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多自號爲能詩，而何其有義意者之少也。蓋自詩之道分爲門戶，互有警警，意中各據有一二古人之詩以爲宗主，……而所爲自然者已汨沒於分門戶爭壇坫之中，反不若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出於自

然，而猶有可觀者矣。」（吳他山詩序）此說自無可易，而與時論則不相容。漫遊齊魯各地時，間以歌咏紀其見聞，輯爲齊謳集，爲生前唯一編定之詩集，未傳於後世。今可見者，有王孝子詩一篇，長達五十餘韻，非等閒所能作者。

戴氏早享文名，可謂實至名歸，而當時之文壇詩壇皆爲爭名奪利之地，對此歪風邪氣，則極力斥責。如章泰古文稿序云：「以文諛人者，其文可知也。好人諛己之文者，其文亦可知也。古者贈人以言，必取其所不足而規之，委曲開導，務期其有成，此古人忠厚之道也。自世風之靡，一切皆趨於浮薄，而獨諛人之文不嫌其過。……夫稱其人之所長而時時聒於耳，以求其悅也，此非小人，其孰能爲之。」甚至出以忿慨之辭，如與何妃瞻書云：「今夫文章之陋久矣，妄庸相授，日日已甚。……彼妄庸人者，如今之所謂名士，開口說書，執筆屬文，天下之人皆其流輩，以故從而稱之，雖語以是非之故皆不省。」又云：「其於當世之故不無感慨忿懣，而其辭類有稍稍過當者。世且以僕爲罵人，僕豈真好罵人哉，而世遂爭罵僕以爲快。」日後南山集案之發作，遠因實伏於此。

戴名世爲清初文字獄之犧牲者，在專制淫威壓力下，其遺文竟流傳二百餘年而不絕，桐城派得享盛名，戴氏實與有力焉，其歷史地位自應肯定。今日視之，除因時代與階級局限構成之明顯糟粕外，其遺著仍不失爲重要文化遺產之一。除上舉各點外，其記景記遊之文，讀之彷彿身臨其境。又如左氏辨一篇，斷言作左傳之左氏決非爲孔子所稱道之左丘明，甚至主張孔廟中從祀之左丘明應改爲左氏。又如書許榮事記元末皖中起兵事，爲一般史書所未詳。沈壽民、楊維嶽、一壺先生、畫網巾先生、曹先生、

朱銘德、溫藻、吳江二節婦等傳，記明遺民堅持鬪爭事，雖其目的在宣揚封建社會之忠節，而予人以正氣凜然之感，非齷齪鑽營之輩所可比。又王氏墓表一文，揭露封建社會中婦女之不幸，至爲真切，惟戴氏以儒生妄解詩之二南之義論之，則爲糟粕矣。

三

戴氏生前自編文集，有蘆中集、困學集、天問集、柳下集、巖居川觀集、周易文稿等，又有時文全集、意園制義等時文集，齊謳集詩集。方苞云：「世所見潛虛文多率爾應酬之作，其稱意者，每積而藏之。……其家人言，積藏之文近尺許，淮陰某人持去，或曰尚存，或曰已失之矣。」（望溪集書先君子家傳後）其盈尺之稿，上舉各編殆均在內，今已不可得見。惟其門人尤雲鶚於康熙四十年刊行南山集偶鈔，收文百十餘篇，不分卷，而略以類相從，雖因此書召致殺身之禍，而重要文章多賴以保存。又子遺錄一篇，曾單獨刊行。戴氏著作雖多，生前刊行者惟限於此，別有鈔本百餘篇流傳，尚得爲後人所見，其餘則皆散佚矣。

桐城戴鈞衡，字存莊，號荅洲，合南山集偶鈔與傳鈔本編成潛虛先生文集十四卷，收文二百五十六篇，並寫有敘錄，輯撰年譜，編成於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今有桐城耆舊相傳之本，存於北京圖書館善本室，得爲世人所見。又有清鈔本稱「硯莊藏本」，題爲「褐夫先生集」，並標明「歲次甲申」，即光緒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文雖手鈔而題簽及扉頁均爲木板印製，北京圖書館收藏二部。以上三本雖出同源，而以鈔寫之故，歧異甚多。桐城耆舊相傳之本，多批改之處，故異文更多，今稱之爲批校本。

本。硯莊二本，一用藍格紙，一用紅格紙，今以甲、乙本區別之。

徐宗亮，字晦甫，亦桐城人，就戴編本詳加校錄，改正訛誤甚多，並附加四篇紀略爲補遺。徐氏參纂於湘軍與淮軍中，曾爲李鴻章捉刀，故其校錄本刻印較精，但校刊人與年月地點等均付闕如，其時似猶有所顧忌，由此可知其書最晚當印行於光緒初年以前。徐氏寫有戴先生傳及南山集後序，收於善思齋文續鈔中，後張仲沅重刊南山先生古文全集，即以此本爲據，收載二文，且署徐名，而穀夫鈔本取徐氏所寫傳略，署名爲「同里後學洪恩波述」，當以徐氏原未署名，故有此誤傳。其書中有道光年間戴鈞衡之敘文，世人或誤以爲道光年間所刊，則失之矣。

合肥王哲，字鏡堂，於光緒初年校刊戴編本，所據者爲別行之鈔本，與硯莊本多有不同。初刊於光緒六年（公元一八八〇年），重刊於光緒十六年，時王氏已卒，由其子廷彥等刊成，題爲「南山全集」，共十六卷，收文二百四十九篇。

與王氏刻本內容相近者，有巾箱本，題爲「潛虛先生文集」，內署「光緒二十一年歲在乙未仲秋日印鴻堂重刊」，列目二百三十五篇，亦爲十六卷。又有秀野軒本，題爲「戴南山先生全集」，扉頁內又題爲「潛虛先生集」，註明「庚戌二月重刊」，販書偶記著錄爲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〇年），實應爲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民國初年多翻刻此本者，改爲「甲寅仲秋月重刊」，內容全同於印鴻堂本，而訛誤較多。二本皆不知爲何人所刊，其文雖少，而間有勝於他本者，可供參證。

清末鄧實主持國學保存會，鉛字印行戴褐夫集，以南山集偶鈔爲基礎，別取偶鈔本未收者爲補

遺與續補遺，共爲三卷，收文二百七十六篇，而以戴編本目錄、年譜及徐氏所作之傳與後序並張仲沅跋文等，均收爲附錄。其正編直接出於南山集偶鈔，排印訛誤雖不能免，而猶可以校正一般傳鈔本之誤。

光緒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間（公元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二年），桐城人張仲沅，以徐刻戴編本爲正編，增加遺文數篇並徐刻補遺，別爲三卷，以木活字刊行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共收文二百七十七篇，爲清末以來流行之戴氏文集內容最豐者，故民國時期翻刻此本者甚多。如民國七年時還書屋刊本，特標「龍眠增訂」，實則全據張本。民十一年皖黃寶文書局更重刊民七本。此後上海大達書局、大中書局、新文化書社等印行之標點本戴南山集，亦皆以張本或民七本爲依據，可知張本流行之廣泛。然翻刻各本校印皆粗疏，甚至不如鄧氏國學本猶有可供偏取者。

四

康熙年間尤雲鶚所刻之南山集偶鈔，雖有傳本而多殘缺，其經後人鈔補者，則已非刻本原文，今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收藏者，尚存原刻本八十九篇，另外二十二篇爲精鈔配補者。鄧實所據之南山集偶鈔，似亦非完善之本。

流傳之精鈔戴編本，多出於硯莊本。與之相異者，北京圖書館善本室藏有穀夫鈔本，題爲「皖桐宋潛虛遺文」，分訂四冊，共收文二百五十九篇。註稱：「癸巳夏五，借東瀛本斟看一遍。」癸巳爲光緒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書前有記語云：「先生以文字獄見法，集經官焚，列爲禁書，以故傳世極稀。」節

烈傳之前，記云：「卷九，桐城宋潛虛著，湘鄉李支瑞編次。」湘軍首領曾國藩夙推重桐城文章，故湘人多傳鈔其文。李氏編次者，稍異於戴編本而大體相同。書後附有「同里後學洪恩波述」之戴先生傳，實即徐宗亮之文，可知此本編定時間，或與徐氏校刊本略同時。又首都圖書館藏有一部節取戴編本者，鈔寫甚精，題爲「宋潛虛先生集」，與硯莊本略有出入。

杭州邵章，字伯綱，與桐城馬其昶，字通伯，曾共同校定南山集，選錄一百六十四篇，未見其書，似未付梓，惟存馬氏序文一篇，見抱潤軒文集。漢陽周貞亮，字子幹，號退舟，有校定本，所據者爲民國初年覆刻之秀野軒本，不足數，但周氏寫有題記，頗可取，又錄存馬氏序文。題記稱有袖珍本南山集，未言何人所刊，據稱遠勝於民國初年翻刻者。此外有通行之選錄本，如戴南山文鈔等，更無新內容可言。

戴氏遺文既以隱秘形式保存流傳，脫漏訛誤，勢無可免，或因鈔寫倉卒致誤，魯魚亥豕，別風淮雨，隨處可見。而尤爲嚴重者，則爲鈔存者注重文采，凡記事較詳而文采不足者，卽肆加刪汰，甚者直接改動原文，今猶多有形迹可尋。如老子論上篇：「儒若是易也，則爲聖道害者不止此兩家矣。」硯莊二本、穀夫鈔本、徐氏校刻本皆同，而批校本墨筆抹去，則「字以下十二字，朱筆改上文」也。「字爲「耶」，並於眉上作朱批云：「去之似有味。」此文極明顯爲經後人改動，而張氏本與王哲本、印鴻本、秀野本等均從之。又如李烈婦傳贊（李元煥之妻），批校本有眉批云：「此贊太無味，就卜吉爲補數言。」所補之文爲：「元煥之死，以世俗言之，烈婦亦可謂大不祥矣，而其先父母卜之乃吉，此不可以知聖人之言吉凶哉。」